

模範人物叢書

申紀蘭

換文作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目 录

从头上说起.....	2
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.....	6
争取同工同酬.....	11
到外国看了看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了.....	18
出国回来了，劳动得更好了.....	21
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.....	26
要保持光荣，光荣上加光荣.....	28

从头说起

申纪兰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，全国著名的女农业劳动模范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。

纪兰的娘家，原在平顺二区杨威村，家境不好。母亲生下她姐妹三人，纪兰是最小的。纪兰出生不久，父亲就死了，留下母亲和她姐妹三人，没有劳动力，生活很困难。母亲勉强维持了几年，在纪兰五岁的时候，就留下纪兰的大姐，带上纪兰和她二姐，另嫁到山南底，和申恒泰结了婚。申恒泰是个中医，也有土地，前妻留下四个女儿，已出嫁了三个，儿子二十多岁，是个好劳动，在家种地，光景过得很富裕。到纪兰十一二岁的时候，哥哥病死了，家中失去了一个主要劳动力，父亲一人担起地里的活，实在忙不过来，母亲常常上地劳动，纪兰也常常帮助父亲做点轻活，送饭、拉牲口、拾柴、拾粪等，这就培养了纪兰的劳动习惯和吃苦精神。

一九四三年，纪兰已十五岁了（虚岁），山南底成立了季节性互助组，纪兰的父亲也在组里。这一年，平顺二区和三区发生了蝗虫，县里动员全县人力去消灭蝗虫。山南底是按互助组拨人去，纪兰就报名参加。她的父母都不愿叫她去，说：“路又那么远，又要下‘坡梯’（很陡的山路，就受楼梯，所以人叫‘坡梯’），不要去了。”纪兰一定要去，就同村里的七八

个妇女和男人们一块去了。走了五六十里路，下了“坡梯”，纪兰一点也没落后。她和大家一块打了十天蝗虫，到轮换的时候才回来。纪兰打蝗虫回来了，互助组还给她家拨了工。纪兰的父亲欢喜地说：“虽是个女孩吧，可做了男孩的事情。”纪兰心里很高兴。

一九四四年，山南底成立了妇女救国会，主席是龙月秀，很爱纪兰，对纪兰的帮助也很大。山南底村的干部也经常鼓励和帮助她，因此，纪兰常常参加开会，思想觉悟也慢慢提高了。就在这一年，山南底成立了纺花组，给公家纺花，纪兰就报名参加了。可是纪兰小时候常是跑跑跳跳，不在家就在地，村人说她像个假小子（男孩），粗笨活做得不少，针线活就做不了，纺花她更不会。不过纪兰不管这些，看见一个新鲜事，就想试一试，加上她的顽强性格，要学什么就非学会不行。纪兰参加以后，就下苦工，白天黑夜的学，人家睡觉了，她在纺线，人家都吃饭去了，她还在纺线。结果，纪兰不但学会了纺线，而且纺得又多又好，被选为纺花模范，参加了平顺县召开的“三八”妇女节纪念大会，大会上表扬了纪兰，还奖励给她一支钹。纪兰高兴极了，她想：纺花赚钱是自己的，公家还奖励，这真是光荣事。以后她纺花就更有劲了。

一九四五年，干部发动妇女给工厂纺羊毛，先到工厂学两天，学会了，领上羊毛回自己家里纺，纺成线缴上去，再领回羊毛纺。纪兰报了名，每天到工厂学纺羊毛。纺羊毛比纺花难，捏的紧了抽不出来，捏的松了就成疙瘩蛋。在工人的教导下，纪兰耐心的学，两天总算学会了。纺了一个时期羊毛，工厂又叫附近村的妇女们给缝洋袜子 and 背心，纪兰就和本村的

春蛟、胖則、花則、小女几个姑娘給工厂縫洋袜口和背心，每天早早的去領活，第二天早早的送回去再領。后来縫的人多了，工厂里貨不多，去的迟了就領不上。为了搶先，紀兰去的更早了。寒冷的冬天，每天天不明紀兰就去了，有时候她去了，工厂的門还没开。紀兰看見工厂人多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十分熱鬧，很想进工厂工作，但是沒去成。一九四六年，平順县成立了紡織指導所，叫各村派妇女去学織布，学会了再回村里推广。紀兰被派去学織布，十分高兴。可是她不但不会織布，就連漿綫、絡綫、經綫各活也不会。她决心要学会，困难也不怕。紀兰到了紡織指導所，领导上看見她很活潑，很能干，就讓她当班长。紀兰觉得很光荣，干得很起勁，打水、打飯等出力活計，常常跑在人前，班里人都喜欢她。絡綫、漿綫、經綫都学会了，就上机学織布。紀兰开始学織布，断綫很多，断了又不会接，心里非常急。紀兰說：“真气人，人家都乒乓的織哩，咱是一会儿就断了，接也接不住，真急得想哭，可是哭頂甚哩，还是好好学习要紧。”她除細心听工人的指教，还到別人机上看，看人家是怎样織布，怎样接綫。閑坐的时候，也問別人怎样織就断不了綫，怎样織就断綫，怎样接綫就接的牢接的快。由于紀兰肯虛心向大家学习，別人也喜欢帮助她，經過三个月的时间，她就学会織布的全套技術，成了全把式。回到村里，推广織布，村上組織了織布小組，紀兰和陈妞則担任了小組长。

紀兰小的时候，就跟沙地棧張海良訂了婚，还没有結婚，海良就參軍走了。一九四六年，海良从部队回来，要和紀兰結婚。这时候，紀兰十八岁了（虛岁），已經有了一定的思想覺

悟。紀蘭心里想：人家都在前方打仗，他可回來結婚哩，我就不和他結婚。這事鬧到平順縣民政科，紀蘭說：“他要是請假回來的，我就和他結婚；要是逃跑回來的，我就不和他結婚。”張海良把請假條子拿出來，證明他是請假回來的。紀蘭就答應和他結婚。但又提出條件：“結了婚還得歸隊，不歸隊就不結婚。”張海良答應歸隊，紀蘭才和海良結了婚。假期滿了，海良就回部隊去了。

紀蘭結了婚以後，就成了沙地垸張家的媳婦了。這時候，沙地垸的工作還不夠開展，封建家庭，還是新規沒立，舊規沒倒，當媳婦的還得按舊規矩來。紀蘭在娘家自由慣了，受不了這委曲，就不想在婆家住。剛結婚的幾年，除收秋、收夏和過年回去住幾天外，大多在娘家住。可是，出嫁了的閨女，娘家不能長住。後來，紀蘭在沙地垸穩住了，婦救會主席、女共產黨員郭玉枝（李順達的母親），副主席韓春蘭，就來招呼紀蘭，要她參加開會，參加學習。有一次，紀蘭到西溝開會去了，郭玉枝就鼓勵紀蘭說：“你男人當兵多光榮啊，你多聰明啊！你要好好學習，不愁沒你的工作。”這對紀蘭說來，不僅是很大的鼓舞，也是很大的溫暖。從這以後，她就聽玉枝的話，跟着春蘭她們走，參加開會，參加學習，緊張愉快。在家庭里虽然是冷冰冰的，在村里却找到了溫暖，紀蘭在沙地垸就更安下心來了。紀蘭在村里積極參加活動，積極參加學習，但家裏的事一點也沒有誤。開會回來，趁黑也要掃掃院，收拾收拾別的，黑夜要去學習，就把鍋碗先刷了。紀蘭總是積極的主動的做活，討公婆的歡喜，消除公婆的不滿，聽從公婆的指使，該做甚就做甚。紀蘭對村里人也是尊老愛幼，和和善善，正正

派派。开会早早到，学习很努力，嘴勤腿快常叫人，誰也得罪不下。这样，纪兰就落下个好媳妇的名声。

一九五〇年，申纪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在青年团的教育下，纪兰的觉悟很快提高。她说：“青年团对我的教育很大，我经常记住团教导我的话：‘青年团是党的助手，青年团员，要处处起模范作用、带头作用，要努力工作，为人民服务。’”从此，纪兰的工作就更积极了，不管什么事，她都跑在头。一九五一年冬，李顺达組織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，纪兰全家参加了，纪兰还当了副社长。建社不久，李顺达就到苏联参观去了，领导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担子，就放在申纪兰和馬玉兴的肩上了。纪兰确实有些胆怯，李顺达鼓励她说：“不要害怕，困难是有的，只要依靠党的领导和干部的帮助，团结住群众，什么困难也能解决。”这对纪兰的鼓舞很大，她就敢地把这担子担起来了。纪兰为了办好社，常是迟睡早起，吃饭的工夫，也要端着碗去安排工作，有时候就連飯也誤了。她自己穿的衣服和鞋袜，也顾不上做，依靠她姐姐帮忙。她说：“誤了自己的不要紧，誤了社里的可不行。”

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

一九五二年，西沟村成立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，李顺达是社长，申纪兰、馬玉兴是副社长。为了贯彻执行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针，光有男社员的努力还不行，必須男女一齐发动。社务委员会就把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責任，放在纪兰

的肩上。李順达对她说：“咱社男女劳力四十六个，妇女就有二十四个，占一半还多，要把这一部分力量发挥出来，就能够把农林牧都搞好。有困难不要怕，要想办法克服，不能向困难低头。”纪兰就在这样的鼓励下，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。

可是，这个任务太重，这里的困难也太多。特别是沙地垵的妇女，过去下地，只是摘个豆荚、南瓜，少数妇女在春耕播种时溜个籽，秋季收割时撒（用手掰的意思）个玉茭，至于妇女扛耢头、扛大锄、担担子，就根本没有。因为这里的土地少，每人平均一亩七八分，一个男劳力只种十来亩土地，又是那老一套的耕作方法，今年是怎样做，明年还是怎样做。光男人还不够干，哪用妇女上地，所以，妇女的劳动力，都用在日常的家务上。家境困难的，也是从纺花换布上增加些收入，没有从扩大农业生产上打过主意。现在要发动妇女参加农业主要劳动，扛耢头、扛大锄、担担子，那就太困难了。妇女们不仅认为这是一件新鲜事，而且认为是一件羞耻事。男人们轻视妇女劳动，用老眼光看她们，总觉得妇女干不了活，妇女做活是给男人“添麻烦”。她们做过去，还得男人重做。纪兰开始动员的时候，从村上到村下，东家出来到西家，真是嘴都磨碎了，人家的心还说不动。好不容易动员了几个积极分子，下地刨地角修边堰了，做的活不好，男人们不但来鼓励帮助，还要讽刺打击。有一次妇女们在河湾地刨地角，男人们好奇地去看。几个小青年看了妇女做的活，拍手大笑，并说：“这不是做活，是给山鸡刨窝哩！”壮年人也是鼻子里出气：“哼！一个个样子倒不错，可把活做坏了。我们少吸一袋烟，就把你们一天的活捎带了。”宋引乔是个女共产党员，看见别人下地劳动了，她也

要參加勞動，她男人馬海興不但不鼓勵，反而潑冷水：“上地！還不够敗興哩！”一句話就給頂回去了。紀蘭把這些情況反映到青年團和黨支部，黨支部和青年團對這種封建思想提出了批評，這股邪氣才暫時被壓下去。

可是紀蘭也感到提高婦女技術，是個很重要的問題。紀蘭就和社務委員們研究，想辦法提高婦女技術。社務委員會決定讓紀蘭和桂蘭等三人，去縣里技術訓練班學技術，讓宋金山等三人，給婦女當技術老師，和婦女編到一組，用帶徒弟的辦法，專門教婦女學技術。接着，紀蘭就召開婦女組長會議，動員婦女好好學技術。社里安排好，她們就到縣上學習去了。

紀蘭學技術回來了，妻子也正該鋤了，她就發動婦女鋤麥。左說服右動員，還只是春蘭、雪花、腊秀、王招根等七個婦女參加。紀蘭心里想：參加勞動生產，是婦女解放的道路。她就揪哪個婦女受壓迫厉害，就去動員。她想到李二姐很受壓迫，吃的不好，穿的破爛，還挨打受氣。要是動員二姐上地勞動，可能好動員。她就對她這伙人說：“咱去動員二姐吧！”大家一听哈哈大笑，都說：“你要能動員二姐下了地，婦女就都能下地了。”紀蘭說：“二姐吃的不好，穿的破爛，還挨打受氣。她要參加了勞動，賺上工票，分上糧食，她男人就歡喜啦！還能再打罵她？”她叫別人去動員，誰也不去，紀蘭就自己去了。她到了二姐家，門已經关了。紀蘭說：“大娘，你睡了嗎？快開門，我來跟你談談。”

“你快去吧！我要睡哩！”

“你開門吧！”

二姐嘴里一邊咕嚕，一邊下來開門。紀蘭進來，就和二姐

談起婦女解放的事情來。二姐是東耳朵進西耳朵出，一點也聽不進。二姐說：“解放不解放吧，我活了半輩子的人了，還解放個甚麼！”紀蘭說：“你參加勞動，就能解放。我們婦女明天要鋤麥，你去吧！”二姐斬釘截鐵的說：“不去！”紀蘭也不灰心，還是耐心的說：“你看你穿的破破爛爛，吃的也不好，還挨打受氣，這是咱婦女靠男人活的過。你要是參加了勞動，賺上工票，秋後分回糧食來，吃穿寬裕了，大爺也喜欢，就不挨打受氣啦。”紀蘭這些話，說在二姐心上了。雖然她嘴里還是說不去，可是思想已經動開了。紀蘭看出二姐的心事，就又左比右比方的說了一陣。臨走時二姐還是說不去。紀蘭說：“你還是好好想想吧！”二姐的心已經動了，為什麼一直說不去呢？因為還沒和她男人商量，不敢作主。紀蘭出來了，一邊走一邊想：二姐上地不上地，還不敢肯定，可是不能說二姐就不去，怕影響大家情緒。紀蘭一回來，大家就問：“動員成了沒有？”紀蘭說：“動員成了。明天還不去，人家說準備準備再去。”大家沒說甚麼，就各自回去了。晚上，紀蘭總是睡不着，她想：動員了一天，才動員了七個人，又怕明天變了卦。二姐沒有動員起來，明天還得想辦法。

第二天，紀蘭吃了飯，早早的就去叫人。忽然看見二姐掂着鋤出來了。紀蘭惊奇地問：“大娘你去哪呀？”二姐說：“你这媳婦，你还不知道叫我去哪！”這時，紀蘭有說不出来的高兴。她就大聲喊：“快來吧！我大娘（二姐）已經來了，咱快上地吧！”昨天動員好的人聽見了，還不相信。出來一看，二姐果真拿着鋤和紀蘭在一塊站着。她們就趕緊拿着家具出來了。到了地里，紀蘭叫二姐鋤上一壟，和她挨住。先教她怎樣

鋤，怎样換步子。“你鋤上一壟慢慢鋤，趕不上來我幫你。”在鋤的時候，紀蘭要鋤自己的，又要招呼二姐，二姐鋤不上來還要幫她鋤。紀蘭真是忙極了，可是也高興極了。在紀蘭的積極鼓勵和幫助下，二姐很受感動，鋤的勁頭也大了。二姐說：“紀蘭，我賺工票，你幫助，你這媳婦太好啦！別人鋤兩壟我也鋤兩壟吧！”紀蘭說：“你就鋤兩壟，我來幫助你。”當下就把她表揚了一番。

晚上收工的時候，她們評選模範，大家要選紀蘭，說紀蘭動員大家上了地，又積極幫助二姐，應該當選。紀蘭說：“不能，王招根老太太，六十二歲了，還和咱青年人一塊來鋤，鋤得也好。別人也都好。還有一個最好的，就是二姐。二姐很快學會了鋤苗，先是鋤一壟，後來鋤兩壟，鋤得也不錯，該選二姐。”大家都同意，就選二姐當模範。紀蘭想：一定要抓住這個典型，用廣播筒表揚，一面鼓勵二姐好好幹，一面推動別的婦女也上地。紀蘭一回來，飯也沒吃，就把這情況告訴廣播員，要他馬上用廣播筒表揚。誰知廣播員不懂得紀蘭的意思，不給廣播。廣播員說：“你們婦女做一點兒成績就廣播，那還能行！”紀蘭說：“非廣播不行。你不知道婦女動員也動員不起來，一廣播二姐，二姐幹得更有勁，別的婦女也能動員起來。”廣播員才答應廣播。果然，一廣播出來，大家都很注意。二姐說：“我活了半輩子，還沒人廣播過我哩！勞動就是好。”別的婦女听了很不服氣，互助組的馬俊惠說：“互助組的婦女，哪一個不如二姐？”社里的婦女也說：“哪一個婦女不如二姐？”紀蘭說：“都比二姐強，下地再較量。”第二天，就有十二個婦女下地鋤麥。三十五畝麥地，三天就都鋤完了。

从此，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就动员起来了。这部分力量投到农业生产上，就给农业生产增加了新的力量，对完成增产计划，有很大作用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有些人不但不鼓励妇女的劳动积极性，还要打击这种积极性。如妇女锄了麦，社里临时记了五分工，不给发工票。妇女们听说记了五分工，都很高兴，听说不给发工票，大家就冒火。纪兰感到这种办法不对头，可是扭不过社里的多数干部。只得一面不断向社务委员会提意见，一面安慰妇女。纪兰找会计说：“记了工，就该发工票，不发工票可不行。”会计说：“一齐锄完了再发吧！还得研究研究哩。”可是麦子锄完了，还没发工票。妇女们对纪兰说：“你光说上地啦，上地啦！就不说发工票！上地赚不上工票，上它干甚哩！”纪兰耐心的安慰她们说：“工已记上了，工票迟两天也要发。做下了工，甚时也没不了。还是把社办好要紧，可不能不上地。”纪兰又在社务委员会上提出：“妇女做了工，不发工票，就要影响女社员的生产情绪。”社务委员会才决定妇女的底分是老五分，以后做了工，马上发工票。

爭取同工同酬

妇女发动起来了，工分也订下了，工票也发了，妇女们很高兴的参加了农业生产。可是妇女们在劳动过程中，看到她们和男社员做的是一样活，记的是两样工，感到不合理。比如耙地，男人踩耙，女人拉牲口，男人站在耙上，牲口拉上走一天，

并不怎么累，女人跟着牲口走一天，可就累得很，可是记工的时候，男人踩耙是十分工，女人拉牲口是五分工。比如匀粪，男人担，女人往筛头里装，记工时，男人是十分，女人是五分，要是男人往筛头里装粪时，就给记十分工。这些明显的事情，一看就知道不公平。妇女们就反映了：“做一天活记五分工，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啦！”纪兰当然也亲眼看到这些事情，也亲耳听到这些反映。她觉得不提高妇女的工分，就要影响妇女的积极性。纪兰就向社务委员会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。她说：“妇女的技术提高了，老五分工不合理了，应该给妇女加分。”可是大多数社务委员不同意，还说：“我们劳动了几十年，也不过赚十分工，妇女刚刚参加劳动，怎能和男人一样。”他们不看具体情况，不从提高妇女劳动积极性出发，而是和妇女论起资格来了。纪兰虽坚持她的意见，可是少数扭不过多数。这时，李顺达到苏联参观去了，她去找党支部委员宋金山。宋金山说：“党是重视这个问题的，你对妇女们说，不要急，好好提高技术，做出成绩来，拿出事实来，就能扭转男社员的这种思想。”纪兰听了党支部委员的话，就动员妇女们好好劳动，好好学技术，和男人比赛，做出成绩来，拿事实争取同工同酬。这样，妇女们的劲头很大，处处要和男人比赛。在耙地的时候，张雪花和馬玉兴在一块，玉兴踩耙，雪花拉牲口，拉牲口一天才算五分工，踩耙一天是十分工。雪花很不服气，两人就争论开了。雪花说：“踩耙比拉牲口省劲。”玉兴说：“踩耙不容易，站不住会摔下来；踩耙要有技术，不会踩的耙不好地。”雪花说她能踩耙，玉兴说她踩不了，雪花要和他调换，玉兴怕她摔下来。雪花要求试试看，玉兴就答应了。

兩人調換以後，一開始，雪花真有些搖搖晃晃，踉了一會兒，摸准那個勁，也就穩穩當當的踉起來，耙的也很好。雪花就踉了一後晌。紀蘭就抓住這一事實，給婦女爭分。晚上發工票時，雪花說：“我這工票怎麼發？”男社員心里雖不大同意，但是事實在面前，不得不服氣，就勉強的說：“糊里糊塗，兩人一樣發了吧！”紀蘭很快把這一勝利消息，告訴婦女們，鼓舞她們的情緒。並对大家說：“做出成績來好說話，以後咱們還要多拿事實來說話。”第二天，社務委員會就決定把耙地的活，都交給婦女做。男人去修整土地、改良土壤。婦女們趕着六七頭牲口，一天就耙了七十畝。但是男社員並沒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，只是糊里糊塗的發了工票，同工同酬的原則沒有肯定下來。有些男社員說：“徒弟不出師，就要加工資。”這反映了某些男社員有一種封建思想。他們認為婦女是學徒，不出師的時候，就該給師傅白效勞。給婦女記五分工都嫌多，現在要和他們同工同酬，思想實在搞不通。用事實“將住軍”了，就糊里糊塗的加分，沒有“將住軍”，就還是照原樣。比如勻糞的時候，紀蘭和路秋娥往簾頭里裝糞，男人担上走了，她兩人就用簾頭往近處倒；男人休息了，她們也不歇。晚上發工票的時候，紀蘭提出要加分，組長說要討論討論再說。爭來爭去，每人給加了一分工。雪花來問紀蘭：“加了多少分？”紀蘭說：“加了一分。”雪花說：“明天咱也挑糞。”紀蘭說：“不能，這是照顧婦女身體哩。”雪花說：“照顧哩？彎腰曲背累死了，哪有担糞舒服。咱和他們分開吧！”第二天男女社員分開，各在一塊地里勻糞，紀蘭、腊秀、雪花等三人到一塊地勻，三個男人在另一塊地勻。紀蘭等三人，兩個人担糞，一個人裝糞，

輪流着担，輪流着裝，真正干得一股勁。紀蘭怕把大家累着了，叫大家歇歇再做。雪花說：“不能歇，小心人家完了咱完不了。”紀蘭說：“人家歇咱不歇，人家說咱是不歇趕出來的。還是該歇就歇，歇歇吧！”不到晌午，她們就把一塊地的糞勻完了，男人們還沒有勻完。紀蘭說：“歇歇再回吧！”雪花說：“不歇，咱先回去，看人家先回去了。”這一下，可把男人比輸了。張女孩（男）說：“這婦女可真行，頂住男人了。”紀蘭問：“今天評多少工？”張女孩說：“男人評多少女人也許多少。”并說：“你們后晌歇歇吧，小心累着了。”紀蘭也怕大家累着了，想叫后晌做別的活，或是歇一歇。可是，雪花說：“不能歇，叫人家說咱不行，做半天就得歇半天。”后晌，七個婦女又都去勻糞了。

從此以後，才算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肯定下來，不管做什么活，婦女只要和男人做一樣的活，做得一樣多、一樣好，就和男人記一樣的工。婦女的底分也給改變了，紀蘭、賁蘭、雪花評了十分，其他婦女也按不同情況，評了底分。這樣，女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更高了，二十四個女社員差不多都上地了，勞動十分積極。有些婦女為了多做勞動日，不願提前回來做飯，就和男人一齊回來，男燒火女做面，飯也誤不了，勞動日也做下了。到春耕總結評比時，全社評了十六個勞動模範，婦女占了六個。紀蘭鼓勵大家說：“婦女要好好努力，提高技術，爭取下一季選更多的模範。”

春季，婦女參加各種勞動生產，實行同工同酬，可是有些男社員還不服氣，主要是思想上沒有真正認識男女同工同酬的重要意義，因此，他們就找各種借口，來阻止實行同工同酬。

間苗時，男社員們紛紛議論：庄稼活雖說是個粗笨活，可也好壞不一樣，同工同酬，好壞把式可差的遠哩。紀蘭聽到群眾這些反映，就和黨支部研究，大家也覺得這是一個問題，要是提高技術，做不好活，增產計劃就完不成，一定要動員婦女提高技術。紀蘭就積極向婦女宣傳提高技術的重要；婦女一定要虛心向男社員學技術，做活的時候不能“爭工搶分”不管好壞。把活做好，才能多打糧食，多分糧。要是做不好活，就是多做了勞動日，也多分不了糧食。經過這樣教育，有些婦女的爭工思想，就開始克服了，也都注意學習技術了。在間苗的時候，婦女們間的又快又好，和男人同樣是按活評分。可是有些男社員總想挑毛病，總覺得婦女做的活不如男人好，老嫌給婦女評的分多。他們說：“同工同酬吧，還能甚也和男人一樣。間苗是個細致活，婦女的技術可不行。”女社員馬梅香等人聽見這話，很不服氣，就和紀蘭商量好，到地里和男人比賽。到了地里紀蘭就对大家說：“今天咱分開吧！男人在一邊，女人在一邊，檢查時好檢查。”就這樣分開間起苗來。婦女們手巧，跪在地上拔，拔的很快。男社員蹲着間苗，走的慢。一開始，他們還沒發現婦女是和他們比賽，後來看到婦女們一聲不吭，只顧“沙沙沙”的拔，有的已經跑在他們的前頭了。這時，男社員才看出婦女是和他們比賽，也就緊趕起來了。他們趕，婦女們也趕，有些男人老趕不過婦女，男社員就又說：“不能光圖快，要講技術哩！”婦女們說：“管查管看哩。”男社員檢查了一下，確實間的不錯，都說婦女間的好，“你們賺十分吧！”晚上評工的時候，腊考、雪花評了十一分工。社里就決定：把間苗的活，完全交給婦女做，男人去修灘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社里又来了一次男女鋤苗技術大比賽，干部作評判。比賽的結果，有五個男人都鋤到六分地，就評了十二分工，九個婦女都鋤到五分地，各評十分工，其餘的男女社員，鋤的數量多少不一，但質量都能達到“包工”標準，就都按鋤一分地二分工計算。這樣比賽以後，各人的技術高低都看得很明顯，鋤一分地，達到“包工”標準的，頂二分工，大家沒意見，技術上也放心了。過去男人不敢讓婦女到豐產地鋤，現在也敢讓去了。夏季總結評比時，全社選了二十一個模範，婦女占了九個。大家喜歡的說：“婦女快趕上男人啦！”

在耕作技術上，一般沒有人輕視婦女了。可是有些社員對同工同酬有誤解，他們以為同工同酬，是男人干甚，女人也得干甚。例如六七月間社里買回來一百來只羊，一時找不到羊工，張女孩就對紀蘭說：“紀蘭，順達不在，你負責啦！咱這羊沒人放，你們婦女先放兩天吧！”紀蘭聽了這話，感到不對頭。紀蘭還沒回答，雪花就在旁插嘴說：“放吧！我們婦女放得了羊，送得了飯，剪得了毛，墊得了圈。能放，能放。”雪花接着問紀蘭：“你去不去？”紀蘭說：“我去。”紀蘭雖然答應了，可是她一夜也沒睡着。她想：做別的活出點力下點苦，就能做好，放羊可不行呀！百把羊一群，到山上跑散了該怎辦，吃了庄稼該怎辦，這可不是耍的呀！但她又想：“人家蘇聯婦女還開飛機、開火車，咱就連個羊也放不了？李順達說不能向困難低頭，這個困難還能不克服？”這樣一想，紀蘭的勇氣又來了，她不再盤算放羊的困難，而盤算羊該怎樣放了。“沒吃過小豬肉，可見過小豬跑。”紀蘭雖沒放過羊，可見過別人放羊。這時候，羊工怎樣放羊的情景，在紀蘭的腦子里，就一幅一幅的